

痛苦源於創作 慰藉來自堅持

翻看脫口秀演員三弟的微博，幾乎每隔兩天她都會在微博上面記錄下一些新段子——對於一個和程璐（中國內地脫口秀編劇、演員）幾乎同時踏入脫口秀圈子、被其他同行稱為「元老級別」的演員來說，這樣悠長歲月的堅持，並非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事情。「我的痛苦，基本上都是源於創作。」三弟說。

十多年前，三弟還是一名深圳外貿公司的職員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排訂單、跟蹤工廠、聯繫客戶。一次豆瓣興趣小組的同城活動中，作為觀眾的三弟自告奮勇地上台講了幾分鐘：

「其實就是做了一個自我介紹，但講得比較搞笑，沒想到大家的反應不錯。」從小喜歡看相聲小品的



◆三弟演出照。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

三弟，就此從中找到了樂趣。那時中國脫口秀演員少，女演員更罕見。相較於其他女演員，三弟敢於自黑，拿自己長得像李宇春、外形似男人婆等特點開玩笑，這樣的段子反倒能產生奇妙的效果，拉近了她與觀眾的距離。再後來，她發現講脫口秀也能養活自己，便從深圳辭職去了上海，身兼演員與編劇直至今日。

觀眾要求更嚴苛 笑點與深度並存

「去年有段時間，我和身邊的同行確都有些迷茫，考慮過換行業。」三弟說。2023年5月，因行業原因，不少脫口秀演出暫

時停滯。當時，包括三弟在內的簽約演員頓時慌了神。「有點不知所措，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，大家當時多少都有點慌了吧。」

這場漫長的「停工」持續了將近半年，直至去年年底線下演出市場才慢慢恢復，讓大家有了上台的工作機會，也逐漸恢復了希望與信心。

但對於三弟來說，除卻這次行業危機，她想轉行的念頭是從入行起便如影隨形的。「現在的觀眾看過這麼多線上和線下的演出後，要求比我剛出道時更嚴苛，往往除了好笑之外，他們還希望有深度。」三弟舉例，創作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，然而大多數時候都很難創作出一個理想的段子，「我寫的段子裏，大概只有10%能夠被成功帶到台上。而最困擾我的其實是寫出一個段子，不知道它會成功還是會失敗。有時候明明創作過程很愉快，但觀眾反饋很差，這就會讓我痛苦。」

絕望時靈感至 習慣自由難轉行

這樣的低概率，讓三弟非常珍惜靈感乍現的時機。所以無論何時有了段子靈感，她都會立刻記錄下來；偶爾，她也會去翻一翻以前的、被扔進「垃圾箱」的段子，經過更新、修改，再拿出來講。「所以我說，自己有些段子可能創作了兩三年，這並不誇張。」

目前，三弟正在進行全女性陣容的「三好姐妹」脫口秀線下演出，同時也在積極籌備自己的專場。雖然常年站在「十字路口」想轉行，每天都在焦慮找梗，三弟卻也清醒地知道自己很難再去從事別的職業了。

「一方面，這一行總體來說很自由，我已習慣了這種節奏，回不去那種上班打卡的工作了。另一方面，我總在絕望的時候，突然收穫一個好的靈感，這會讓我對明天又充滿了希望。」三弟說。

2023年年中，在脫口秀行業如日中天的關口，因為連續幾次的「不當言論」事件，行業進入全面整頓，幾近寒冬。

脫口秀演員的現狀如何？香港文匯報記者聯繫到了三位仍在業內的脫口秀演員。他們有一個共識，雖然脫口秀工作按下了暫停鍵，但他們的事業並沒有因此停滯。許多在行業快速發展中被忽略的問題暴露出來，他們開始冷靜地反思並調整自己的內容和狀態，嚴守「尺度」，避免「只要『笑果』不計後果」。

「只有當潮水褪去，才知道誰在裸泳。」作為優秀的內容生產者，不僅要對行業發展具有敏銳的前瞻性眼光，更要在嘈雜的名利場中堅守本心。任環境「起起伏伏」，他們持續打磨段子，期待能再一次憑藉實力與內容「炸」翻全場。

◆香港文匯報記者
李薇、俞畫 深圳、杭州報道

「冷靜期」中的脫口秀演員 減速沉澱 焉知非福

數職集一身 愛好成事業

黑框眼鏡、淺色襯衣，這樣斯文的氣質在脫口秀圈中並不常見；也因此，這位一反「山東大漢」刻板印象的演員在參加了脫口秀競技節目《脫口秀大會》後，便立馬被很多觀眾記住並圍粉。

他，就是孟川。

「自己是一位內容生產者」

2023年底，孟川首部長篇喜劇小說出版；今年4月中旬到6月中旬，孟川的個人專場《人、人和網》正在全國巡迴中，他奔波於內地各城市之間，進行多達26場左右的演出，並且正在準備再戰今年的線上節目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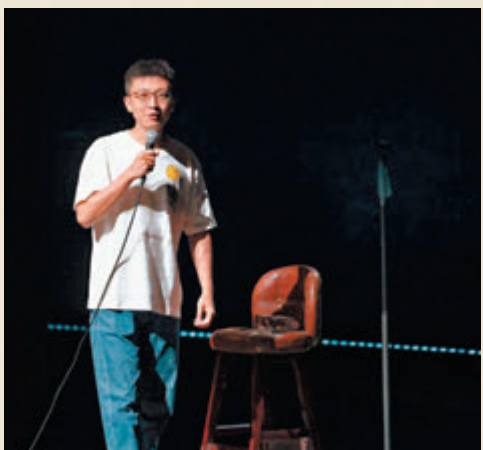
「最忙的是剛剛過去的五一，5天4個城市8場演出，很多地方是上午下午各一場然後繼續趕航班，所以有點累。」行業的低谷，似乎並沒有影響到孟川太多，提起自己近些年見證過的「起起伏伏」，他情緒平穩地說道：「我沒有太焦慮過，可能也是因為我從來沒有單一地定義自己為脫口秀演員，我覺得自己是一位內容的生產者。」

從未放下危機感 憂觀眾期待落空

2019年，孟川參與錄製的《脫口秀大會》第二季播出後，這個書生外表卻一口山東腔的演員開始走紅。而第一次確切地感受到自己真的紅了，則是在一次線下演出裏。「有次在西安，有兩場演出連演，下午場結束後，晚上場正在排隊，我趁着間隙去衛生間沒想到被粉絲『圍堵』了。」

但是沒有慌張、沒有躲避、也沒有太多的情緒波動，孟川很開心地和粉絲們聊天互動。在他看來，脫口秀演員不同於其他藝人，不用打造神秘感、疏離粉絲。「他們也會跟我們開玩笑，給我們有效的演出反饋，實際上我很期待這種交流。」

當然，即使在鼎盛時期，孟川也從未放下過「危機感」。「節目太火了！大多數普通觀眾不知道的是，節目裏呈現的內容，往往是我們攢了1到3年的段子，都是最好的。」孟川回憶，觀眾對他們的預期一下提升不少，但對於脫口秀演員來說，一直創作、輸出好段子是一件並不容



◆孟川演出照。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

易的事情。「我們有個行規，線上演過的段子線下不會再演了。再加上那時候黃牛把我們有些票從幾百炒到幾千元一張，所以我會很擔心大家在看線下演出時失望。」孟川直言，這份「危機」並非來源於對自己飯碗的擔憂，更多是怕自己對不住觀眾的期待和付出。

停滯絕非壞事 反思後調整狀態

去年，線下演出停滯，在同行皆感焦慮時，孟川卻認為自己收穫頗大。「前幾年行業發展太快，大家都一個勁往前奔，很多問題沒有暴露出來，也沒有人感受到這個行業出了什麼問題。」孟川說，反而是進入低谷期後，身邊人都開始冷靜地反思並調整自己的內容和狀態。「可能大家多少猶豫過要不要在這個行業繼續走下去，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還是會堅持，一方面是喜歡這樣自由的狀態，一方面也是看好脫口秀在中國的發展。」

至於他自己，不管外部環境如何變化，孟川都在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：從2015年開始，他就在微博寫段子，在小說網站寫小說，這兩個愛好堅持至今都成為了事業。「我喜歡寫東西，一件事貼近生活就可以用在脫口秀上，變形一下，大開腦洞又能用在小說上。」孟川直言，自己不僅是脫口秀演員，還是一個編劇、一個作家，這些職業可以互相滋補，互相影響。「我很享受這樣的過程。」

走出舒適區 試水線上場

再次見到李夢傑，他正坐在俱樂部後台的辦公室裏改稿。作為「會說笑」脫口秀俱樂部的創始人，與一年前的意氣風發相比，經歷過「月薪五萬」的他顯得有些低調，也有些落寞。「坦白講，這一年線下脫口秀的票不好賣，200人的場子經常坐不到一半。」為此，之前從未踏上綜藝舞台的他，決定參加一檔線上脫口秀節目，希望通過「出圈成名」為俱樂部吸引更多的觀眾。

目睹同行為脫口秀未來努力

在李夢傑看來，近一年的「冷靜期」對於行業並非絕對的壞事，「現在我們寫段子，腦子裏都有一根弦——『冒犯』要嚴守『尺度』」。「此外，各大線上平台也在醞釀新的脫口秀節目，並給出了更合理的參與條件——此前如果要上節目，脫口秀演員需要與出品方簽署長達數年的商演合同，而現在則不再受一紙合約的影響，甚至可以完全以自家脫口秀俱樂部演員的身份上台表演。」

「你能看到行業在復甦，也能看到身邊的同行在為之努力。」李夢傑用「結了婚」來形容他與脫口秀之間的關係，「無論富貴貧窮，從未想過要分開」。「走出舒適區確實很掙扎，也很痛苦，但這已經是最擅長的事了。除了脫口秀，我沒想過還能幹啥。所以，現在我能做的就是不斷地打磨段子，期待在節目上『炸』翻全場，讓我李夢傑的名字也成為金字招牌、票房保障。」

哪怕是「地獄難度」也要堅持下去

與線下演出相比，線上的脫口秀表演有著不一樣的玩法和節奏。「線下的觀眾是特意買票來看演出的，他們相對包容，也更有耐心，演員可以將梗融在故事裏，一層層去推進；但是線上的觀眾只給你幾十秒的機會，一旦開頭缺乏吸引力，大概率就『糊』掉了。」李夢傑用「非常掙扎」來形容他目前的創作狀態。

「你要想在綜藝節目上走紅、出圈，就要遵守它的遊戲規則，盡快地去適應它的講述節奏。」為此，李夢傑給自己上了「地獄難度」——去陌生的城市演出，並擔任開場嘉賓。「我已經很多年沒開場了，之前要麼是壓軸，要麼是開自己的專場，現場觀眾的反饋都很熱烈。」然而，前陣子他幾次將為節目準備的段子拿去線下試水，都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，「挫敗感極強！」

說話間，李夢傑瞥了一眼剛改完的段子，又刪去了幾句話。「我現在每天十二點睡覺，早上八九點起床，其他時間幾乎都在辦公室裏一遍遍改稿。經常是前一天靈

光乍現，覺得這個梗可以，洋洋灑灑把自己給寫興奮了，結果第二天醒來再看，好爛，於是又全部刪掉。」既然那麼痛苦，為何還要堅持？面對香港文匯報記者的疑問，李夢傑用「不甘心」三個字作了簡短的回應。

「脫口秀還沒有被綜藝節目帶火的時候，我就開始認真地寫段子、講段子了。我可以很自信地講，無論是內容架構，還是表演的講述節奏，都是行業第一梯隊的水平。」李夢傑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此前藉著脫口秀出圈的東風，他的線下演出也曾「一票難求」，散場後還有粉絲排隊等待合影。然而當整個行業進入寒冬後，演員是否「出圈成名」就成為了賣票多少的分水嶺。

純線下「走不通」必須「出圈成名」

「上過綜藝節目的演員，線下賣499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的專場票可以在一分鐘內售罄。我的內容並不比他們差，但賣150元的專場做到兩三百人已經是極限了。」巨大的落差讓李夢傑反思了自己當初的選擇——他為了保持身份的獨立性，兩次婉拒了當紅線下節目邀約。「我曾經以為只要段子好，就不用愁賣票，但現在發現——純線下這條路『走不通』，你必須『出圈成名』。」

論及原因，李夢傑認為，這或者與人們消費觀念的轉變相關。「以前大家的手頭比較鬆，他們願意花99元去看一場不知名的脫口秀演出，圖個樂子就好。但現在大家的手頭緊了，雖然文化消費的需求仍在，但他們寧願多花點錢，去買那些已經成名的演員的專場票，來換取現場效果的保障。而不是『浪費』99元去『賭』一場不確定好不好看的表演。」



◆正在進行線下演出的李夢傑。香港文匯報記者俞畫 攝